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目錄 外編

兵部九

操練

前言

丘濬

陳建

楊一清

佚名

佚名

唐順之

陳時明

王廷相

張鹵

往行

鄭林

及宦

張漢

戚繼光

邊牆

前言

于謙

丘濬

陳璘

唐龍

勞堪

胡松

楊一清 二則

吳時來 三則

往行

余子俊

劉應節

牆塹

前言

楊琚

薛應旂 二則

陸深

往行

葉盛

魏煥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兵部九

操練

前言

丘濬曰教閱之法備于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芟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蓋一歲四歲之教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國家凡百禮制皆復古典獨于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車駕不親臨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陳建曰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儆肅人心振揚威武飭勵

邊防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聾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聖祖神孫能繩祖武時一行之其于邊不爲無益或曰後來武宗時屢巡邊關非然歟曰宣廟之巡邊也爲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爲巡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皇上英資雄略超軼千古邇來平夏誅苗蕩倭誠虜其加意武功又甚摯獨閱視僅一躬舉而後乃委中璫監外臣代行之卽無論朝恩典族士氣不揚亦非所以習武事而明綜覈也何也六飛親馭則將吏靡不殫心九伐旣申卽旗幟且爲變色若公侯伯都督輩至貴倨亦各攘臂邀賞斂衽避罰而預習射者且踰年况其下者敢不夙戒以故賞加則知榮罰行則知威紀律更新聲實並暢此豈一吏之能亦惟是皇衷無逸有以神激勵而大振作故耳不然而他有所委祇名故事人各有心誰任怨勞卽日從事于枹鼓無益于勝負之算也故曰兵勝于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

楊文襄公曰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奸人刺客如一面受敵

三面皆當隄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隋容久久慣熟臨敵不過如此達虜一來必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凶惡我馬每每奔潰若使我遇慣見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倏擊其後使其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臨時軍令方尙書之見嗤者而知兵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概以俟後之君子也楊文襄公總制全陝嘗作制府稿曰靈州邊堡壁間有詩曰堪笑書生無勇略演營習陣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方尙書寬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方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未幾聞虜在邊予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搗賊營而方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方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死出不兩踰時竟以屍還興武慟哉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軍謹哨探修戰備爲法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

事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哉方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陣陣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猝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

□□□曰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陣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卽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每怯弱而不前無乃溺于夙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

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于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于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議者又曰孔明惟與中原旗鼓相當八陣可用脫與虜遇如飄風迅雷亦必不執八陣以應敵矧今倭虜並備于一時戰守之機神于萬變所習陣法安可拘方曷不特簡知兵大臣更加講定演以八陣而各盡其變有觸處爲首應處爲尾之妙使四方效而爲之庶亦可以鼓士勇而振先聲則陣法不可不加新也

□□□曰昔晁錯策禦戎而終之卒服習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三者自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且或每歲調入衛以爲常而踐更疲于奔命是自耗也撫臣假調操以自固而精壯減于提邊是自弱也慮兵不足而僉民壯似矣朋戶隳金徒編傭奴于隊伍慮兵不足而選保甲似矣臨門按籍祇驅單寒爲技擊夫兵不練則弱弱則縮朒摧怯任盜之斬關奪門也而莫可誰何不練則驕驕則至有戕主帥內訌而不可問雲中之變不數十年延綏挑沙又見告矣馬端



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之嗚呼奈何其不講于訓練之方也愚竊以爲訓練者在先正其名分默消其虛僞使之知親上死長秩然無所逃然後審度其分合之宜辨白衆寡之勢如大衆糾集絲髮不足踰亂矣則察伍法以教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使三軍不得亂行而失錯不然者罰壁壘縱橫星緯不足喻衆矣則察軍校之法以教之以一爲十以十爲百以百爲千以千爲萬俾三軍不得渙散而無統不然者罰分合進退風雨不足喻變矣則察團陣之法以教之隅絡鉤聯曲折相對左右虞侯別其號五行十二將別其名俾三軍不得矯志以紊制不然者罰其先後次第井然不紊督撫時出其不意調一二隊點閱第呼其把總隊長姓名卽各領本卒以來驗其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知士之強弱士熟將之號令有警量賊多少多則合營俱動少則調一二營某爲先鋒某爲聲援皆隨原將領官統以行臨陣之所用悉平日之所簡練無有彼此差池者或者又謂于肅愍守諸關多京營兵今尚可

用乎曰按大司馬楊守謙云是時京營兵尙精練可用今非昔矣獨有召募土著訓練于平日庶緩急得其用耳而陳建亦云練土著蓋土著練則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讎蓋未有不濟者也昔給事鄭林傷京營陣法無制每一出征而人馬雜沓多致躡死請以軒轅陣法從事焉噫有能講求此法者豈惟京營賴之雖執鞭弭從事邊陲可矣唐順之曰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爲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于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有教兵之法教將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八之數千倉之藥不足以應尫羸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以

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剗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則懼迴  
檣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  
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  
者賞罰一之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  
一夫是之謂練習乎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習辰而罷巳而  
習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右此而左彼賞罷罰錯然也問之  
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塲金鼓旗幟賞罰爾也來歲武塲金鼓旗幟  
賞罰爾也又歲武塲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  
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又  
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  
南進而北退施之于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于南北  
則否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  
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爲練習乎舉  
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殼弩之士某也

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爲剝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耶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守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委之上曰有太監也太監以告于朝曰請逮治也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于是曰某也奪祿某也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吁是教將校法耶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焉已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飢疲之也不必羣集之武塲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已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挺身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

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爲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爲殿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續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杖百馘剺斬首也庶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馘剺斬首終之以庶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

陳時明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聞鼓角火砲之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插二三枝無羽之箭或腰一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爲鎗或以棒而爲銃卽其器仗真如兒戲昔英廟北狩都御史

楊善往迎也先密達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素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鬪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爲戰斯爲善矣或如宋太祖親閱之法刻木爲箭鏃裏以氈纒命強者兩相對射避卽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槌爲馬槓施諸韋稍馳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隸之夫格鬪之法如手搏然精于手搏者他人雖勇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卽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衆人可敵壯士格鬪之法其伎倆避箭批亢擣虛固自有方平時不習一旦臨敵眼且眩皇手足軟顛故有平日運稍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奪稍亦由目定手捷故也至于神鎗火砲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付量其高下之勢蓋搶礮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

一寸則入地徒聞訇礮之聲殊無摧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于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奸宄之漸可以省國儲無用之費國勢有雷霆之威泰華之固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

王廷相曰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巨萬不能敵由是觀之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查得大明會典載有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爲試中自今之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隊等官督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馭馬如何滾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爲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已未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治已再教

務令合式乃已此後二日操演調隊比較仍依舊規其號頭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會同兵部堂上官視驗以其所教軍士試中爲卒不及六分以上者奏請罰治其試中軍士算及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張鹵曰古稱兵不練猶無兵練不精猶不練練兵者其六花八陣固所難言至虜惟恃弓矢爲長兵在我刀之外又有搶盾鉤斧鎚胸碎腦及烏銃佛郎機諸火藥長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成祖北征但用神槍一枝卽所向無敵豈神槍獨宜于曩時不宜于今日哉習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卽以此等爲習固亦人所易曉近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舉放火砲三聲爲進操之期至所謂操者如羣兒登塲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爲搬弄爲將者更不知出一令發一語以真相較閱日才辰初號砲再舉三聲間有一營將領尙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卽所搬弄者且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輒已散漫羣器徑出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眞如臨陣交鋒景象一不可得京師所以謂安



定門外砲聲爲誑費朝廷糧賞之具故今昔有識諸臣每于此不勝憤激至有謂若守今京營積弊而不變其法一遇緩急事變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北曠郊令指揮以下將兵以居各立保伍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有事但命將統之又有謂欲振營軍莫如調操宜選南北久經戰陣名將數員到京及在營將領並加挑選會同總協巡視官將營軍選其驍壯籍其年貌付各選取將官每人一二千上下每一次必以一二萬數拆爲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邊腹去京三五百里內同彼兵備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更番回伍此皆事體重大俟另議施行今莫若先于各營戰兵另爲加功操教如見在任總兵官郭琥來自邊方者即可將之俾其于神槍諸法鳥銃諸器進退之度金鼓之節器具衣甲逐一整備且因日限事因事立法務使此輩一可當百隱屹干城以光復祖宗廳兵譚馬之遺意此教演之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也

往行

鄭林字□□常山人景泰四年爲兵科給事中見練團營軍士無統制出征士馬多雜踏致死因劾諸將官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以操練團營委之林旣受命乃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于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胡虜也黃帝按并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人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陣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

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以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及宦字士顯號二河交河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兵科給事中歷官戶部侍郎嘗以副都提督操江謂南人鮮精射者巡行諸郡輒身先武弁督習之于是江淮之間臂弓腰矢者紛出矣

嘉靖二十四年河南山東總督張漢條陳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其略曰夫卒不精與無卒同而今所稱練卒之術則疏矣戈矛擊刺之法不閑火械點放之節不試而徒立二丈之牌于百步之內以射虛文相冒如此世豈有二丈虜哉今宜給芻像虜置之百步外爲鵠以習士馬耳目而戈矛火械等令擇精于藝者立爲教師隨人所長分藝以訓則卒練而人百其勇矣夫士非賞不勸今欲練卒則宜厚其較藝之賞使士知獲利于上者非習藝則其道無由也莫不競勸于藝藝精則客兵可免調發新兵可免召募以其調發召募之財而養此武銳計無便焉者也夫戰危道也退無必死之法則莫肯死敵今法弛甚矣宜申嚴禁

令俾大將平時得專殺臨陣卽副參而下不用命者悉得斬之而總督許間斬大將使人誠知卻步必死則爭先赴敵矣疏下兵部謂漢諸子邊事俱如擬

戚繼光字元敬號南塘又號孟諸□□□人□□□襲□□□歷官左都督太保嘗爲浙江都司僉事會倭難甚浙殘矣公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遞陳兵入疆邑人奮鈴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務也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公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旅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而伍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名鴛鴦惡用鵠鶴爲哉隆慶初年虜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用廷臣議召許襄毅及公入策備邊公三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十倍東南虜馮積威却邊人望風而靡戰將卒股軍

費案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爲功級旣贖而賞有差封殖  
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  
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清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  
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  
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  
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  
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  
可否聞者發言盈庭司馬私語公吾舌敝如不入何第捫舌勿談公自  
言世受養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旣襄  
敏出就督府命公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太阿之柄不  
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  
無供億督府言不便則又以總理專任劄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  
矣隆慶三年公總理練兵都督又疏論劄鎮兵多少之原有七不練之  
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

制勝割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選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者有以也願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烏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聽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上是之

### 邊牆

#### 前言

于謙曰先日虜寇之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瀰滿數十州縣者蓋由太原之域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得以肆意長驅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牆垣迂曲而多者人畜可以藏避卽少殺掠嘗考古人畎畝溝洫之制大要固在于分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疆理之微意也故晉令

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惟吾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于馬中國之民便于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可斷可守盡行修治外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逞馳逐者因勢審形盡築牆垣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修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橫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爲基址而四鄰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于人情宜于土俗如此則無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奪之奸有事之日窒礙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聞風以收斂而拒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如風雨之不可測哉

丘濬曰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燕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

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晉漢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驚驚之虜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于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之限而能因阨陋之闕順形勢之便築爲邊牆以抗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耳若就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猶勝于不爲也

陳璘曰陝西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隔阻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牆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攻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縣其間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寧夏



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于延綏又因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築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已久邊備稍疎牆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戕敗我士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太監總兵官都御史節經議奏欲將舊邊牆幫築高厚邊塹挑濬深闊又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議要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奏行總制尙書秦紘勘處本官泥于所見止增修四五小堡至弘治十七八年冬虜復大舉拆牆深入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廬宵旰之憂特命地方之臣整飭經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脩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前人經畫俱在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與此大役必多異議然

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爲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爲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卽古朔方之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餘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始撤受降而衛東勝已獨當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一面之地又當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在河南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者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郡轉輸誠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恆入套如或遞年入而遄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出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將延綏一帶邊防設法整理賊來有以拒之雖不得爲上計尤愈于無策也

唐龍曰難禦者虜患難知者邊事聞諸邊人皆云禦虜先要修邊及見

經略之臣亦多以修邊爲務竊疑至計或不在此每見無堅好邊牆去處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孳牧不蕃居人蕭條行路者輒被撲捉之苦至于有堅好邊牆去處虜之入也旣懼我兵過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敢輕犯卽有犯時兵馬驅逐亦隨散矣故其地稼穡布焉牛羊蕃焉居人頗可度日行路者亦鮮遭虜此不修邊與修邊之明驗也正如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乃邇年虜入涼固涇靜要路每至秋高則百騎千騎往來飄忽入莫寧居近總制尙書王瓊先後將一帶邊牆修築完固賊之犯時遂少聲息之區漸爲樂土嘉靖十三年七月內虜十萬突至花馬池牆下官軍倚牆雜用軍器軍火擊射虜衆被傷遂不入乃由定邊營馬駝泉牆盡去處地名乾溝以入安會搶掠蓋花馬池有牆故入之難乾溝無牆故入之易又有乾溝迤東舊安邊及舊安邊迤南新安邊永濟石滂新興三山等營堡俱在新牆之外雖沿邊略有舊牆旣低且薄可跨而入以故賊往往到于舊安邊近地住牧據爲穴巢不惟新安邊等堡可危而附近環慶地方亦不能

安尤所當深慮者也爲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入墩至石滂池堡寧朔墩一十七里無牆去處築高厚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則安會及涼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于寧朔墩至永濟堡地名昌平墩九十餘里俱停舊牆幫築高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滂新與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若無善于此者矣如此牆不築則乾溝不塞舊安邊難保乾溝不塞則安會涼固涇靜等處之患固未歇也舊安邊難保則新安邊永濟石滂新興三山等堡皆在岌岌之中而環慶走馬槐安一帶亦蹂躪之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于此夫修邊則勞費並起豈不知之豈不念之但修邊與調軍防守勞費一而已修勞費于一時邊旣修完遇虜大舉則調兵防守若零騎出沒惟責成該地方參將守備人馬自足禦之可免調兵之累節縮休養亦有在焉若不修邊則無分大舉零騎俱合調兵防守矣其所勞費不旣多乎正如今春虜賊移營舊安邊近地住牧以窺乾溝先調副總兵梁震下奇兵三千繼又調遊擊吳瑛下游兵三千前來防守經數月

餘每一人一馬每一日費口糧一升五合料三升草一束積六千人馬則每日費糧九十石料一百八十石草六千束總其勞費殆穀築牆三之一矣一勞者永逸忽遠慮則貽近憂節行延綏巡撫都御史總兵官督同營糧僉事分守參將守備等官俱親詣前地方揆度地形經畫封守合用錢糧具數請官銀合用人夫查照副使張大用修定邊營牆舊規酌加僉派先將乾溝定南八墩起至寧朔墩一十七里加築新牆次及寧朔墩至昌平一帶俱停舊牆封築俱要高厚以立兩路之防以峻四夷之守則腹裏邊境營堡俱可免于虜患矣

勞堪曰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焉已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與遼東隔絕亟亟圖營以實後背猶恐後也是故邊徼所急慎在宣大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旣城戰守

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京後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劖則石劖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袤遍其下列堡塞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召募成家蓋盡天下之力爲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俱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募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有人舍內郡而願就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里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部計卽如探虎穴轉商賈卽

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方開府也虜入塞而聲聞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能入也隄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蕃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爲按伏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保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疴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疴乎繆也甚矣

胡松曰古今儒者之言惟陸贄劉脫最周於理而切于用贄謂中國與

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於所長以乘其短而其言用長之道則在於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劉琨謂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利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來非制之而已此真中國萬全之策千古不易之論舍此不務縱之深入而欲與決戰于平原易野之間雖將皆孫吳士如頗牧臣知其無以取勝而况將帥無死之氣士卒有生之心而欲取勝于夷狄乎中國與夷狄鄰猶以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貧狡凶悍之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一族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鑰嚴其守望至使盜賊直闖於閭闔之中公行乎堂寢之上而區區號召雇倩欲於閭闔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今日禦虜之策莫先於守而其所以爲守之計



莫急於修邊

楊一清曰應築邊牆自延西安邊營迤東石滂池地界起至寧夏地方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填塞平漫止存形迹獨興武營清水屯卜刺紅山四堡切近邊牆易於防護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絕遠聲勢隔越且墩塹岸淺牆垣低薄墩臺稀疏節被達賊窺伺牆裏既無大兵阻遏牆上又無官軍拒敵賊衆填溝而進淘挖邊牆一日可開二三十處本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勦墩軍懼其攻乞往往棄墩而逃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前來應援而牆外俱平漫廣衍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衆寡不敵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來之鋒賊既入境馳驟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無復邀阻連年失利職此之由爲今之計必於舊牆內外幫築高厚牆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傍牆於空闊要害有水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略與邊牆相等墩空去處仍酌量添築墩臺牆外壕塹挑濬極深相對敵臺九百座煖鋪九百間每間用五人守之該用軍四千五百

名無事之時堅守舊墩尤必設治柳鈴廣張旗幟聯絡相應仍分官員各定鋪分護守參將協同守備官各照所轄地面提調虜賊若果入套仍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綏遊騎土兵及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于定邊花馬池興武營清水營靈州等處住劄各分兵于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其間應答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武振揚足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近牆若仍前填壕近牆官軍出列牆上敵臺兩邊鎗砲矢石攻擊賊徒愈衆則愈傷多步兵擊之于上騎兵待之于內其鋒必阻其氣必傷虜賊遠來利于速戰入境無策勢必遁歸縱使結聚攻圍受敵不支然相持之間未免少延時日烽火接傳環慶固原一帶人畜可保無失又不得已則我邊兵姑斂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鋒賊果深入速將拆牆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各挑精兵襲踪而入陝西官軍撓之于內俟其將遁躡蹤而出延寧精兵邀之于中沿邊官軍拒之于外賊雖梟雄豈有善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邊牆我軍仍用鎗砲矢石攻擊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不前亦必大

遭挫輒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略之計宜無出此但興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則必行據所司量撥人夫以時調度應用動支賑濟銀兩以備召商上納誠計之得也

又曰參政安惟學僉事胡經各稱靈州橫山西北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山通賊要路我邊防嚴備旣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踰河任意寇掠河西城堡雖有官軍數亦不多不能阻遏合將橫山以北直抵鎮遠邊牆墩塹一體幫築挑濬黑山營先屯人馬後因路遠廢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旣嚴虜必從此入境宜于黑山營仍屯兵按伏又寧夏邊牆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賊知我邊牆高厚不能淘挖冬深河凍于牆盡頭處踏冰自西仍謀入境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捍禦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一百八十五步墩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其稀疏每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牆裏套內地方又設石觜暖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

關相對每年于黑山屯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爲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河東墩軍累被撲捉既將石觜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座墩臺俱棄而不守乃于河西築立墩臺一十三座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全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賊攻圍遂將官軍移至平虜城由是平虜城爲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如何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今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拘挖乎黑山營有備則平虜爲腹裏今廢黑山營而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花馬池一帶邊牆旣欲幫築又于盡頭橫牆之南添築一堡量屯兵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爲患但恐冬深河凍踏冰而西仍謀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然則河東三十六墩堡誠宜幫築修濬撥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煙火相接至于河西黑山營誠宜挑選精銳人馬于此屯宿按伏以爲平虜聲援則封守慎固地方可保無虞矣

吳時來曰上守守在四夷必不可得則高城深池以待暴客聖世所不廢焉國家限界中外長城萬里設立墩堡傳報警急固已密矣連年因虜騎侵犯無時修築牆墩歲無寧日然而賊至輒入竟無一阻往卽弗論近因久雨邊牆塌倒上甚慮特遣大臣修築當卽報完曾未越月而東虜土蠻竇由牆進未聞一阻何者邊牆雖高若無人守與無牆同提邊雖密與不提同不如且將各邊修牆銀兩暫那移爲沿邊州縣修理城池之用夷狄之性譬則犬也夫犬之盜食也盜得一味則必聞腥數來往者不諳攻堡旣攻一堡盡得其利後乃併力攻堡不數年間而沿邊各堡遂空今年連破二城旣得其利勢必再來併力攻城沿邊州縣更何足恃且石州之破關係非細蓋稍在內地子女玉帛非邊地比乃遠踰千里直搗其虛盡收其有整暇而歸此而無憚繼復垂涎各城而窺京師不知其何如以爲計則各州縣城池不可不繕修也

又曰三軍勇猛不如一林之叢茂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亦多端矣或以山河或以菁樹今永平義

院口數路山勢平坦相應增修邊牆至于劉鎮居庸以南至保定眞定及山西雁門俱各塞垣連天林木蒼蔚崇崗複嶺曲折迴盤人跡鮮經虜騎難到無事戍守而障蔽不通中有關門隘口不過數路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國家以西山爲長城而于關口設守置備以拒胡馬蓋誠有足恃也近年官府徂於治平人庶安于苟玩富民奸商販賣板枋動興工匠沿山採取晝運夜輸日斬月伐二百年長養深林茂樹皆成蕭疎甚且一望濯濯介焉成路則今日之戍守又加難矣愚謂宜及今責巡關御史申嚴法禁責各鎮巡撫設計長養不以強禦而自阻勿以人言而喪成此則不修邊之修邊所當並議者也

又曰唐臣陸贄籌邊之議唯用我所長以乘其短而其用長之道則在塹蹊隧壘軍營使虜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乃知堅壁清野不特困虜亦以收民也宣大等處先年曾設置墩堡屢被虜攻非復完城而永平牆垣綿袤雖間有墩堡悉近官路之傍各鄉蕭條並未設置何者力固有所不能偏也夫虜寇南入曾不踰旬卽竭力攻堡

動經數日與其彌漫原野不如墩堡基置今宜沿邊舊有墩堡等處凡已被攻未被攻者相應委官分投逐一閱視應修理者修理應加幫者加幫至于順天永平各州縣村落相聯等處已被虜未被虜者行令該州縣沿鄉閱視其未有墩堡者小村並大村或居民有力者自築其無力者或令小戶幫或官給半功或給全功其已有墩堡者亦爲修理加幫使曠野零戶老弱婦人城廊有所不能收者皆有墩堡可恃乃保障居民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 往行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天順中爲都御史巡撫延綏延慶在三邊爲內地東西諸邊皆營堡扼塞而延慶無阻賊偵知之至是入據黃河套以伺機變朝廷屢遣文武重臣整軍爲備兵費不貲公在邊躬歷疆場山行日數十里盡得形勢之勝建議倣正統中諸邊故事築邊立砦堡以禦之會虜出套庀工斬山伐石塹而墉之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凡千里墩臺相望曲有規制

榆林戍自正統中成化初始立衛皆草具至是公請以陝西軍籍之隸他衛及初謫戍南方者之子孫免其遠役編置伍中拓城溝除戎器請建學樹師教其子弟俾感激知方課督閭閻責之樹藝界石之地屯田分給軍民耕種得糧數千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鬱爲重鎮鼎立三邊虜過其下不敢睢盱而去又嘗節制沿邊諸軍事上以大同宣府國家屏蔽兵荒之餘民疲政蠹他人未足深仗命總督兩軍自總兵而下咸聽節制公至按壘誓師出其心法作練武圖頒之將士知兵者以爲奇度地形上疏請如延綏法築邊牆斥壕塹宣府大同及偏頭關東西千三百二十里之間各立墩臺懸樓可以瞭望擊賊軍民一勞而省費萬萬命下如公奏請施行劉鳴曰公發身賢科十一居內十九居外而其經濟之功赫赫于人耳目至其極力終身不忘者在邊牆一事蓋公實見利害成敗斷斷乎不可移易宜其勇決而不疑堅定而不變也惜爲忌者所阻而榆林之功不能大集于三邊天下古今不滿人意類此比年戍馬南牧朝廷雖多方禦之不使汚我北鄙而爲力固有逕庭矣



總督劉應節題請山坡平漫高下不一平坡處鑿成品字坑以限虜馬  
古北口關品字坑二萬處山海關品字坑一千二百處又沿邊牆內外  
虜馬可通處俱發本路主客軍兵種植榆柳桃杏以固邊險密雲道牆  
子曹家古北石塘四路共栽榆柳一百六十八萬四千一百五十三株  
種桃杏等種五十九石九斗薊州道太平喜峯松棚馬蘭四路共栽榆  
柳雜樹四百四十七萬一千一百四十七株種桃杏等種子一百石永  
平道石門臺頭燕河山海四路共栽榆柳雜樹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一  
百八十七株種桃杏等種子三百九十石六斗

牆塹

前言

成化二年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  
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  
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  
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

黃鑑奏請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鹹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背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實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卽會官議處以聞

薛應旂曰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城不可以牆城則厚庶可以堆積牆則薄版築解而隨頽矣秦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卒爲平壤矧牆哉今觀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黃河橫城延袤四百餘里無高山巨壘誠宜設法以防之而所謂邊牆者恐不足恃且未易築也如欲築之必須燒磚運石縱不惜費此豈可以歲月計哉成化間僉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先後修築邊牆所費何啻百萬迄無成功而楊一清又踵爲之劉瑾逆豎別憾一清未可知要之邊牆之築在後人必當核實爲

卷之六十

之不得承訛襲舛以遊無窮之費傾江海以實漏卮也

又曰白圭搜套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惟剗創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牆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無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又難與言也

陸文裕公曰宋章棣知渭州請城葫蘆河川以徧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他砦數十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棣因此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相繼築城于要害進拓境土凡五千餘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順禦戎之法此爲上策予意今河套之地倣而爲之宜無不可遼東二十五衛之設當爲永利若先城花馬池以次或可修舉也

往行

成化八年吏部侍郎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

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日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尙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初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久留河套故今日賊首孛羅合乧嘉思蘭相繼爲患臣等維延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民私役官軍招引逃民于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月六月內用總兵巡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剗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于界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綏每年三月八日各一興工修築邊牆此誠不戰而屈人兵計也詔修築邊牆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民

魏煥曰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于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  
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破東胡卻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  
平置上谷漁陽北平遼東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將兵三  
十萬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  
里恬居上郡統治之唐中宗景龍二年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  
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築三受  
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堠  
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我國朝掃除夷虜  
恢復中原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  
東勝城于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  
蘭山甘肅北山通爲一邊地勢直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河又  
退而守邊牆今按河套邊牆自國初耿秉文守關中因糧運艱遠已棄  
不守城堡兵馬烽堠全無成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  
東中西三路邊牆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

奏築河東邊牆黃河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以上卽先年所棄河套外邊牆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尙書秦紘奏築固原邊牆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三百餘里以上卽今固原以北內邊牆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修築徐廷章所築外邊牆高厚各二丈牆上修蓋煖鋪九百間牆外濬舊塹亦深闊各二丈于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修瓊築秦紘所築內邊牆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斬崖築牆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州棗兒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于是內邊之險備矣內外二邊之中清水興武花馬定邊各營地方又套虜充斥縱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瓊自黃河東岸橫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口開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牆一十八里後總制唐龍改修壞牆四十里總制王□接修壞牆一百三十四里總制楊一清初修壞牆四十里皆依前牆塹止于定邊營北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壞牆長六十里亦依前

牆塹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又奏築壘堤一道亦西自橫城南抵南山口並壕牆爲二道于是套虜入內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柱泉梁家泉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溫奏築大同五堡及邊牆邊險俱備非大舉不能入真馭戎之上策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一目錄

外編

兵部十

修邊

前言

張居正

申時行

張濬

劉天和

二則

岳魯

佚名

往行

余子俊

楊繼宗

許宗魯

毛鵬

樊繼祖

周尙文

楊志學

毛伯溫

翁萬達

吳嘉會

劉應節

戚繼光

邊儲

前言

馬文升

李承勛

胡世寧



耿忠

萬鏜

張居正

蕭彥

往行

王翺

劉大夏

楊志學

李鐸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一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兵部十

修邊

前言

張居正曰諸言練兵除戎云者悉虛文耳惟修守一事庶爲切實且邊卒無荷戈死敵之苦徒用其力未足爲勞但須寬其程限示以勿亟時一親閱鼓以賞槁則自樂於趨事矣

申公時行曰練兵實伍一節誠爲要務游手烏合竄名尺籍中以糊其口緩急不可使也士不講進退擊刺而疲之于畚鍤戰陣不可恃也乃修邊事宜則在措處工費不窮人力彼爲省費之說者紙上語耳不知所省甚少而頽圯甚速爲費更倍徒使執殳荷戈之士日任其勞非完策也往時聞有剝削城垣以應閱視者愈削而愈薄其他甲冑器械輒

那借飾觀事已卽成烏有此似不可不察者也

張濤曰嘗躬歷邊口親窺形勝據所目擊近口處所車馬常到其牆或以圓石或以亂石堆累數尺壓以木板仍累石塊高曠可覩此謂有形之牆雨雪積久木料自爛卽木不爛虜抽爲薪每致石傾反助虜梯磴其有無石無木僅僅覆土數簣插以木枝網以繩索微如菜園護雞籬落此謂有形之牆華夷有界戎馬難防夫邊牆最重修築爲緊不意往時特款弛備一至此極臣觀中人家及窰戶竹籬茨塹亦以爲急堂堂中國守在四夷累朝三牆僅存其一而其一又圯廢如此匪今撫道銳意隄防其謂桑土綢繆何矣臣查宣鎮邊牆東自四海冶火焰山起接上土北路中路抵平遠堡延袤一千二百四十三里其間低殘者居多而上北路爲甚尙一瓶修屹然金湯狡酋窺伺何從著足不爲此務僅靠金縢臣雖至愚亦欲借箸說者謬謂邊牆難修動艱土石不知何山無石何山無土有石石砌有土土築舊時壓木陋規遷就細石必不可用本處且有一種黃土堅凝如脂參以沙土石灰三合灌填銅牆鐵

壁不翅牢固說者謬難石灰十山之內六處可煉柴取本山又最容易說者謬謂艱水夫秦人水窖當春積雨終年不乏誠依山凹堤爲大池漫以三和灰土打成底壁先秋肇工來春來夏盈溢蕩池水可勝用乎十里一池一池工費或五六十金多或百金通計一千二百里內有近水者不池不近水者爲池然亦不過七八十池耳此費七八千金有何難辦但板築之役非賢非能必不可任臣竊籌之城工千二百里其總督撫道鎮協百里一督者參遊十里一督者守備操防分遴得人一年辦石辦灰池水三五月成新牆矣後有殊寵成有殊勳勞來鼓舞豈患乏人其撫道鎮協時省騶從如先年執號城大同故事輕乘一騎或肩輿躬出相勸犒用牛酒軍民和會當誦靈城說者謬難錢糧夫馬市所省歲浮十萬以餉不給係分司借去得有餉到便可抵還見今太倉暨各省直又共欠宣餉一百二十五萬七千一百餘只煩題追半那湊餉半那築牆勾當有餘其銀卽以厚膳八萬軍兵月糧如故而此增益之卽工爲守比及城完張家口一丸泥塞歲省金緡不可數計臣估算邊

牆姑以長一丈言之基廣一丈四尺頂廣一丈高一丈七八尺石土灰水等項不過費銀三兩一百八十文爲一里一里費五百四十兩一千  
里該銀五十四萬餘兩如是則寬使寬用萬無不足矣國家豈少此等  
切費而坐失長策乎臣知城邊易而城邊之人難如今日督撫道鎮公  
忠清慎理國如家加銜久任特賜重書寵爲勞慰城成延賞斯其簡任  
又在廟謨耳樹鎮城堡三百八十五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  
平城堡二十八座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滌河  
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臺地跨山橫築內城  
守以七臺遼東城堡二百七十九座空心敵臺邊腹敵臺墩臺二千八  
百餘座隆慶間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座萬曆初造空心敵臺兩  
座之間磚與亂石爲牆臺牆相連以便固守改建定邊右衛於鳳凰鎮  
移衛治倉學於寬奠堡保定邊城一百三十一座城堡十六座空心敵  
臺舊敵臺共一千餘座嘉靖間倒馬龍泉故關等處增置敵臺使烽火  
相望萬曆初馬水口紫荆倒馬等關建空心敵臺三百五十六座宣府

嘉靖中今自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幾七百里創修石牆添設墩臺又自四海冶迤南渤海所迤北建墩防守隆慶間宣大挑修邊濠蓋造營房砌獨石馬營二城又北路龍門所自盤道墩起迤靖胡堡大衙口止建設外邊一道益以墩臺東北一路有逕道互相應援且拓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牆衝口等處添設空心磚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地方自蕨菜茆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一里有奇添設磚包空心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六座見存城堡墩臺隘口空心敵臺三千七百一十處延綏邊牆六百七十一里墩臺院墩院塞城共九十座石砌土築大川河口水洞連臺石券關門溝水口水闊水口水眼連絡布置又於延綏榆林神木定邊四道築空心敵臺見存城垣六十二座民塞堡城塞城共二百座寧夏城堡九十四座關城六座敵臺墩臺五百餘座關隘三十六處固原城堡八十五座戰敵等臺八十二座

護城堡墩敵角臺四千九百餘座甘肅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關隘一百處邊牆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嘉峪北抵沙漠紆綦一萬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緣日久漸壞亭障缺小蹊隘疎漏夫邊人所以與虜隔者獨有此垣牆其所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則塞下田不塞人有也爲虜壑也塞下手不能一日安于塞下也爲虜捕也千騎長驅耕具牛畜悉爲虜資輦輪掠矣所過行部殘矣一望夷曠且有窺我神京者彼庶人之家尙高其垣墉嚴其扃鑰而後可以安枕矧天王都會之區咫尺虜庭可玩忽無備哉昔余肅敏於榆林開三十城堡築牆千餘里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牆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傅一清王本兵瓊築花馬池牆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母兵部尙書翟鑾築五堡今爲大同利夫方千里之隙以三千人守之猶虞衝軼牆而守之百人有餘力者何也有所以爲之防故也楊守謙嘗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皆於發兵按伏之時蓋按伏之兵已有行糧因而修築爲功甚省行糧之外再加犒賞人心樂從請自今督撫

委官沿邊踏勘某處小缺宜創築某處傾頽宜展築計其工價定其日程簡廉能將領董其事鳩工聚材土可築則築石可刷則刷磚甃繼施灰礮必謹列堡相望乘障相聯臺墩相錯高城深塹峻谿谷通水門具蘭石布渠答周虎落藩塞阻路凡山林密莽設厲禁毋砍伐壯天險焉尹畊有云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春列櫪俾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百人人受一廛統以一將將爲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更番馬卒遞邏徼彼此相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番下者體邏徼者遞哨堡居者習技擊有警則番上者爲遞邏者登堡居者繼登則役不罷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來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願攜室者聽增給室養比歸復令於軍曰室至而願留者聽增給溫絮移額廩旣留而復令於軍曰願恆居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然則塞垣綿邈卒伍充盈居恆有以相周臨敵足以相死謂之關塞可矣



劉天和曰守備之要固莫急于修邊前總制尙書唐龍所謂無堅好邊牆去處虜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犂牧不蓄居人蕭條行者輒被撲捉之患有堅好邊牆去處入也旣懼我兵過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輒輕犯其地耕稼布焉牛馬犂焉居者頗可度日行者亦鮮遭虜此修邊不修邊之明驗也斯數言也盡之矣查得延寧二鎮虜常大舉深入要害邊牆寧夏自橫城堡至花馬池東止共二百八十餘里延綏自定邊營西起至本營東馬跑泉止四百十餘里節該前總制尙書楊一清王瓊唐龍陸續築完矣但其中興武營一帶七十餘里因土脈沙鹹及天寒地凍以故修築低薄不堅節經鎮巡官奏討銀三四萬餘兩增修戶部止發陝西布政司銀一萬兩乃僅得見存八千九百三兩七錢二分爾後該尙書唐龍覆奏發銀三四萬兩迄今未見該部議處其定邊迤東舊安邊營至塞營低薄頽廢邊牆原未議及修築續因嘉靖十三年七月虜大舉由舊安邊至前牆盡處地名乾澗深入安會大肆擄掠該尙書唐龍題爲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事

議創築定南八墩至寧朔墩一十七里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幫築寧朔墩至原口昌平墩九十餘里舊牆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保障環慶等處及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周鐵題爲設營堡修邊塹以防虜患事亦議創築幫築前項邊牆估計用銀一十六萬一百二十兩四錢及稱目擊邊民窮迫之狀關係地方永遠之圖等因俱該兵部議擬題奉欽依通行撫按查照前議修築及稱合用錢糧徑自奏請給用迄今未見該鎮巡撫官奏請及該部給發又該鎮守陝西總兵官都督同知梁震奏爲懇乞天恩愍念要鎮修設邊險量給神器以壯軍威以資保障事內開寇在門庭事宜權處莫如先將乾溝嚴加剷削瀾之中挑挖壕塹經費錢糧除馬匹料草不計外共用犒賞銀四千兩糧九千六百石等因該部議擬題奉欽依行臣轉行該鎮鎮巡官查照前議作速興工修築其合用銀料及續該總兵官梁震會同延綏總兵官張鳳等勘議該支料一萬四千四百石草四十八萬束并前議犒賞銀四千兩口糧九千六百石卽今延綏倉庫空處無可支給臣竊惟諸臣所議定南八

墩至原口之邊誠保內衛外萬全之遠圖乾溝乾澗之邊乃紆患目前救時之急務若興武宮增修之邊牆又已築未完必不可棄必不容已之工也又照弘治末正德初年間初議通修橫城至定邊三百里之邊牆計費百萬朝議亦不爲惜蓋所益者大故也今查嘉靖十年十二年二次修邊戶部所發銀僅二十萬兩該任事邊臣以大工多費爲嫌而司計者節縮量給以故邊雖累修而猶有未盡者再今三役並興亦不過二十餘萬兩臣尤以經費爲艱苦若先其費少而最緊要者如延綏乾溝乾澗之工六十餘里糧每石以五錢計草每束以二分五釐計料每石以四錢計并犒賞銀共該二萬六千五百六十兩定南八墩至寧朔一十七里之工原議銀一百六十兩四錢寧夏興武營一帶邊牆增修之工七十八里行據營糧僉事譚閏公同總兵官王倣佑議該銀三萬三千六百四十六兩八錢除戶部先次發銀已有八千九百三兩七錢外尙少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八分原議請發之數正足相當一二鎮三處修邊之工通共該銀七萬六千三百二十七兩二錢是皆禦

虜要害之邊目前急圖保障內地除不容已而一百五十餘里之工經費止此視原議僅三之一可謂至省矣其視前此百萬之議所省復何如耶三役卽畢邊備亦可謂稍固以後每歲大虜住套祇須多調步軍少調馬軍及多用臣前議製造輕車強弩亦足以禦之供億大省目前之費無多而將來之益實大亦何憚而不爲耶邊地早寒臣已便宜咨行延寧巡撫借支主兵糧銀目前興工修築其原議寧朔至原口昌平墩之工及臣近勘量修原口至紅柳河之工俱以後每年酌量應調防禦套虜兵馬卽用以修前項邊牆估計可完若干里合用銀兩先期奏請給發期以期年通可完固爲永久無疆之利是禦虜之費卽因以修邊經費節編計無善於此者矣

又曰臣以往年巡撫延綏修邊備事由去歲比類建議伏蒙俞允適年荒歲歉未能舉行臣竊料虜賊潛蹤正宜乘時經略知會大同宣府山西鎮守總兵巡撫并監鎗遊擊三司等官隨地方計議查勘大同偏頭關設有大邊小邊兩層宣府止設大邊靠其瞭望虜賊去來傳報烽火

使我官軍不敢忘備報到即便發兵追勦小邊靠其多方設備賊必遲疑不輕進入我居人早能知覺不致倉卒受害宣府因無小邊所以但有賊入便至門庭臣帶領把總醫卜書辦人等同各該守自閏四月二十日爲始統督軍馬出至小邊不敢畏避登高履險草行露宿用繩牽量相度有該剷崖者有該用牆者有該挑壕者務圖經久可恃方許下手定與基址至本年六月初三日止總計四十三日方見就緒回環城堡東自四海冶起西至橫河止通長一千三百二十里除大邊事有定體及宣府所屬永寧四海冶軍民種田窄狹仍難設立小邊就以大邊爲小邊該用墩六百一十座就能擺各要害見有墩一百七十座該修墩四百四十座以每墩闊三丈高二丈計之不及修築七里一座城垣之工宣府二百六十九座該用石砌每座用人六百做工六日可成概有萬人總計二十五日可以通完大同一百五十四座偏頭關一十七座該用工築每座用人一千做工十日可成大同概有萬人總工一個月零八日偏頭關概有六十人總計二十八日可以通算中間總有陰

雨連綿剝崖打牆挑壕蓋造懸樓等項大率今年四月八月明年四月八月共四個月可以畢工前項做工防護八萬六千人三個月每人照上年到勅書一月與行糧六斗又從便宜量與銀三錢鹽二斤共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六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五萬八千斤馬六萬三千匹係有青草時日三個月每馬一日與料升半共用料八萬五千五百石大約比之延綏先年修邊築費止多前項銀數以延綏已然之迹驗之上而國威所以增重者在此守臣所以遠罪者在此伏望聖旨不惜目前小費趁今豐收可必於前三處每處降勅一道通列前項守臣并大同新任參將都指揮李杲姓名限命于前項所擬三個月起倩軍官人等做工糧草銀兩鹽斤照數與之以責其成如有賊情阻滯臨期奏聞工完之日選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前去閱實其工如果經久堪保障地方每墩審有見在空閒給與手把銅銃十把鐵砲二個如辦料令鎮守內臣照依寧夏甘肅陝西大同先年近日事例于密雲去處拖鑄給用候閱實官回奏之日各該守臣方許繳勅本部卽與疏其勤勞

量加旌擢若是破冒工料事不成用本部議奏上請定奪黜罰人情惡勞好逸邀譽推怨賞罰不得不然除將牽量相定過基址等項畫圖及具揭帖進呈以備聖覽

岳魯曰宣大二鎮邊長亘一千三百餘里宣府東起四海冶西止西和陽山多峻峻其通大舉不過大小白羊東西馬營數路若大同則天城陽和弘賜左右衛威遠平虜井坪朔州諸邊皆平川曠野而又數十年以來壕牆俱廢僅存遺址大小二邊雖設而不守近於二邊內近城數里復挑壕一道謂之三邊原非險隘與無邊何異是以大來則大入小來則小入外無捍蔽之固內無攻戰之利欲其不長驅得乎近日零賊七千騎犯懷仁五千騎犯平虜殺人白晝大道之中而墩軍猶不知其邊防廢壞若此卽皇上何由得聞也夫外邊廢而爲大邊大邊廢而爲二邊又廢而爲三邊三邊之外卽不敢耕牧盡棄數百里之沃野寸土尺地受之祖宗忍遂委之耶况開平興和東勝至今人懷憤惋常有思復之志奈何以此故地而棄之也任事者每憚而不講以爲斯事體重

大須用數十萬金役數萬人經數時月然不知帑藏之費孰與田廬之空枵築之勞孰與頻年累歲之擾不此之務而顧欲俟其再入以徐議攻守豈知虜騎騰躍勢若飛燕中國之疲馬不能當也虜不齎糧因我牛羊黍穀中國不宿飽之軍不能當也昔人所謂長技皆在彼而不在我于此之時縱使孫吳韓岳復生亦豈能勝之乎雖如今日費內帑調軍禁殺諸將亦無益于事矣惟念寸土不可割一夫不忍棄勅下兵部詳議可否令大同守臣及今閒暇之時先將二邊修牆一道內外各挑壕一道每一里築墩一座十里築大堡一座計算該銀若干上請早爲修治待工功既畢定自六月以後卽分布各將官令各統所部人馬畫一地以守俟十月燒荒之後方許撤回如此則壕牆以阻馳驟墩臺以時望瞭堡塞以安屯種不惟大舉可絕零賊亦不敢入矣數年之後休息安養則興和等棄地豈不可漸圖哉臣所陳修邊不過大略若使人忘其勞事得其宜則在巡撫斟酌之耳夫大同卽古雲中昔李牧魏尙廉范嘗守茲土賊不敢窺邊我朝弘治中都御史劉守城大邊闊一丈



五尺高一丈三尺延亘九百八十里僅四閱月而成未嘗以爲難今地不改而事絕異豈古今人不相逮耶良由諸臣不肯力任其事動以張文錦爲戒致使懲噎廢食而又坐待其斃不思所以處此非人臣謀國之道也乞稽廢弛之由將前此諸臣查無建白仍追戮一人以爲悞事者之戒則漢之魏尙等或庶幾可復見乎

□□□曰昔之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今則大異矣彼得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于下敗則耻歸于上而吾敗則禍貽于下勝則利歸于上加以十餘年間侵盜驅略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鼓堂堂之陣秉正正之旗與之一角于疆場者雖朝廷之上嚴令勦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若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其所略老耄孱弱行不能逮彼乃視爲棄核委以瞰我而我則因之以爲利邀之以爲俘以巧于張皇奏功闕下而不知率皆我之編民與其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遠遺醜虜之笑哉以斯積漸故使緣邊之

民男不得耕婦不得織窮愁無聊轉爲彼用日積月累暗長潛滋故彼之長技日益月增而吾之長技日削月折而邊臣日事蒙蔽不以實聞至于殺戮數十百千而其形于奏牘者纔十之二三耳臣嘗終夜不寢熟思所以制禦此賊而反復古今儒者之言惟陸贄劉蕡最周于理而切于用贄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于所短而敵其長宜用于所長而乘其短而其所言用長之道則在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埃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劉蕡謂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其勝也在制之而已此真中國萬全之策千古不易之論舍此不務縱之深入而欲與決戰于平原易野之間雖將皆孫吳士如頗牧臣知其無以取勝而况將帥無必死之氣士卒有偷生之心而欲取勝于夷狄

乎夫中國與夷狄鄰猶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貪狡兇悍之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可欲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鑰嚴其守望至使盜賊直闖于閨闥之中公行乎堂寢之上而區區號召雇倩欲與格鬪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臣愚區區之私竊以今日禦虜之策莫先于守其所以爲守之計莫急于修邊而邊之所當修莫大同之爲急今議者或以財用不給畏勞憚費而因仍苟且僥倖一日之無事此乃偷安養禍之臣非天下之忠計也聞之通德臨清諸倉實有數年之積方患紅腐若有司能越拘攣之見而以明年諸倉遭運盡令折銀并其船剝雇賃席耗之費與漕官衛卒行糧之供總計其中卽每石可得銀八九錢于諸倉初無所損于邊防大有所利則亦何愛而不爲國家久遠之計耶若此不足然後別加詳議曾以堂堂全盛之天下而不能辦此一力役哉且虜今時時聲言將犯畿輔與山東數路則臣前所云云諸倉者固虜人之資也况德倉固在河壩無城郭又方有燔燒焚燬之患所宜預防者乎苟靳于一勞之費使虜貪

利數入今山西既已殘壞其勢必及山東山東不已必及河北卽雖長淮之南大江之北亦俱唇齒之地也自古及今有百姓貧愁而盜不起者乎有盜起而國能安者乎

### 往行

余肅敏公子俊嘗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緩時虜入黃河套久不出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軍馬以備之公具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也三邊之中延慶于內地爲近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于延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于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軍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以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瞭望虜闖境卽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于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爲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圍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自反遂至遣將聚兵以爲之備計以近

日用兵所費芻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難計算臣愚以爲莫若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增立砦堡雖非天險要爲有據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勅沿邊將領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僱民夫付臣統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鏟削或築壘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仍乞勅參副遊擊等官領兵于界石之外下營架墩以爲防蔽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爲虜未出套未可庀工虜旣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堡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及爲大司馬日上又以大同宣府乃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撫等官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乃勅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卽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疲敝誠如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之事之最急

當舉者莫急如修邊牆臣向修于延綏已有成效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爲墩六百一十今舊墩見有百七十擬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闊如之對閣爲懸樓二空內挑墩塹闊丈五尺深殺闊之五計用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面擊賊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儉卽休事已復作暫借用事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而一成之後歲省邊費萬萬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旣而宣府守將不遵約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爲飛語俄改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攬摭公行事命工部杜侍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丘濬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之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鑿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留于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余肅敏公在延綏環慶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牆之修延袤餘二千里虜人望望而去邊民優游

以嬉者餘二十年矣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踵而葺之毋致廢壞則公之功留於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子之于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川不足而以人爲補之因扼塞之關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爲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噎而廢食哉北魏高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効矣而或者不廢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也忌之也亦非專爲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凡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爲之者邊牆之修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挾一己之私而忘國計之大斯人亦何人也哉楊中丞繼宗巡撫順天見黑水灣石門塞黃土嶺等處關塞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倒塌污穢或用鎗架作營門公仰而嘆曰朝廷差鎮守爲腹心巡撫巡關爲耳目總兵爲藩翰腹心之臣欺心不言耳目之官蒙蔽不奏藩翰之寄廢弛不修遞相欺罔延至今日如保障何卽命各分守參將等官加倍修砌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強虜寇知畏矣

許宗魯字東侯號少華咸寧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副都御史嘗巡撫保寧宣大故有大邊正德初以地遠棄去不守然邊勢日蹙矣公行邊顧嘆曰大邊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顧當事者難之令補築近邊卽以完工上亦賜公銀幣公又疏謝且辭因請上無忽重地後宣大日益難守人始思公先見云

毛鵬字汝南號雙渠聚強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都御史辛酉擢同卿壬戌寧夏巡撫缺廷議匪公不可乃以公往初漢唐有三壩夏人引以溉田歲久湮塞公至親相度疏濬水利復興於無虛歲橫城馬頭虜出沒隘口舊無亭障公嘆曰弛防任寇非計也築牆塹一萬八千五百餘丈以代虜謀先是鎮城及河東諸營堡經地震率崩圯自公增葺守用無虞

嘉靖十八年議築大同邊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能築龍大有謂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爲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旣設外邊後設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



陝右警西河棄而甘肅危大寧棄而薊州逼三分河棄而遼東悚乃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帝命整兵慎守修垣姑已之

周尙文在涼州以套虜慣浮水蹈冰來冬防爲患乃募軍用水澆泥壘凍牆一百二十餘里又每渡口撥漁舫令力士持長竿鐵鉤伺浮水賊卽鉤殺之虜不得渡至今賴其遺策

楊司寇志學嘗巡撫寧夏花馬池者虜嘗大舉之地總制尙書達菴楊公晉溪王公始築牆置守牆稍下虜每毀之而入且中多沙磧隨築輒圯夏人歲修之公請于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所警鋪七百餘櫓沙圯者卽堅土而改築之幾五十餘里周御史鐵疏其功賜白金十五兩綵幣二襲後虜酋吉囊率衆數萬仰而攻之不能入其內致馬房諸砦人畜遍野牆之力也牆旣成公復建議言花馬池者固原之門戶固原花馬之堂室不守花馬而守固原縱賊入門縱橫堂室然後驅逐晚矣宜守花馬爲上計後總督

松石劉公因許主事論之言卒奏行之而議實自公始

毛大司馬伯溫嘗總理三關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往年巡撫張公文錦議建五堡參將賈鑑不能和附士卒激禍隕身自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公謂昔之僨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卽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于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

翁大司馬萬達總督宣大日議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西距滑石澗延袤幾二萬丈許親自區畫凡牆埤之遠近壕窖之深闊曲盡其法于是自居庸以臨三鎮禾黍遍野室家無恐行旅使客往來絡繹不絕比于內地卽秋高馬壯狂虜不敢仰窺卽築垣守要之力也然公當秋防大棘分地畫守懼人不用命時出其不意選勁卒數百密出以硃和油置竹筩中給之約曰遇卒不在守輒以硃油傾置其處守卒見硃油置處輒

自縛請罪公責而遣之于是咸守信地不敢離尺寸邊以無事

吳嘉會字惟禮號南野嘉靖乙未進士初投行人歷官兵部侍郎國家之邊鎮九而薊鎮特重自嘉靖庚戌虜闖入薊塞直薄都城肅皇帝震怒謫薊守臣戌嶺表而擢公以少司馬授之錢薊視庚戌以前又特重矣公在薊日夜庀戰守具起居庸盡山海關創立石垣四萬丈甃敵臺烽堠二千六百座有奇卽其地分爲十區區設參遊兩將軍分統健卒合之凡八萬人予怒馬堅甲長戟利鎗軍容煥然一新于是薊獨虎豹九關天下險云鎮薊七年虜匹馬不得入塞還朝攝大司馬事相嵩父子入邊將賂數屬公以私不聽見謂異己則嗾言官以繕塞事構罷公

劉司寇應節隆慶改元巡撫順天公行部視京輔近邑多未城或城而庫且圯者亟請內帑佐以贖緩次第畢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念延袤二千里間蔓衍爲備勢不足有所禁禦乃要害于關之東西繕大城五皆堡二十有五墩臺千二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爲聲援有

率然之勢者焉

戚繼光疏劄當肩膺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劄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比年遞圯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尋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虜至則當陣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劄人多木疆律之軍政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日中軍容益壯總千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旣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公巡工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皙益以壯麗獻工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在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

邊儲

前言

成化六年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

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板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擾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尙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用措置從之

李承勛豐財論曰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豐財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每鎮經常之制可以預而計者也行糧

料草師出無常此每鎮不時之需難以逆而知者也弘治以前每邊在倉糧料皆百萬以上陳陳相因蓋非一日之積矣後遭正德十五六年之間費用俱盡各鎮倉庫皆空宣大遼東延綏寧夏爲甚而甘肅爲尤甚姑指一事最易見者言之如米一石值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銀每月止得米六斗而少四斗軍何得不貧米每石值三兩軍多餓死是官銀三兩止當銀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各邊衆口嗷嗷皆咎巡撫不于有收之際預買以省銀逡撫非不知出此其如無銀何人又咎戶部出納之太吝然戶部每歲額外解發各邊官銀動輒至數十萬或百萬不爲不多然歲入已盡而上不足以塞請者之求蓋以數年之深弊非歲月之可以驟舉其勢然也理財者自古爲難而在今爲尤難也臣請舉一言以贊末議之萬一曰預而已假如各邊于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石大收或倍之彼之以三兩折米一石在官獲三倍之利矣歉歲米一石得三兩軍亦獲三倍之利矣蓋各邊穀粟之價不論豐凶十二月以前其價尙可正月

以後日貴一日商賈興販之術亦無他巧只是米賤則買于民米貴則買于官若官府有見銀米賤時買于商而以銀折放官軍月糧米貴時俱放本色官軍咸利而商賈亦不得牟大利矣

胡世寧曰每常邊糧不肯趁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穀後二三年之用卽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于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如米價貴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蓋以治國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司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搶勒難收以致耗損屯農方可嘗糴

嘉靖元年守備紫荆關太監耿忠奏新城等倉放支略盡軍無見糧乞行所在徵納本色或召商糴買以濟緩急戶部議言往者夏秋稅法不畫一承解包納之徒得以候時貴賤自擇本折去取肆行漁獵其中頃

年奏行折收召買之例穀賤召買穀貴折銀而官價不虧穀貴放本色穀賤放折色而軍士沾惠計無便于此者但本折二色未定開支月分委官樂折支之便召買坐費而軍餉恆苦不給今請自元年正月爲始本折間月開支其折色每石如例給銀四錢五分其本色聽委官召買支用如或價值太高召買不及每石加銀五錢給之候米麥價平及期貿易本色務足半年之用上是之

萬鏗疏曰今之籌邊者恆以足食足兵並論臣愚竊謂足兵易而足食難食爲先而兵可差緩也蓋緣邊之民耐苦敢鬥有事應募皆可爲兵今所憂者邊儲不足耳各鎮大抵皆然而陝西獨控三邊薦遭荒歲其敵尤甚夫屯田以足邊乃務本之上策度今事勢未可易行若其可行者則當多方措畫豈可守一途而泥常格乎其一宜寬處客商召中鹽引使納本色以廣糧草之儲納折色以爲和糴之本如臣前所論通鹽法者是也其二宜開納粟監生之例不必拘以地方名數但願納者聽各令于甘肅寧夏延綏三鎮上納本色糧草隨其時價貴賤及道途遠



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務使均平戶部仍酌量年限停止固知此非善政然用以助邊濟急而所開又止爲陝西事出權宜數匪浮濫似亦無害若軍職義官承差吏役等例雖開鮮有應者內地尙爾邊地可知不必虛費文移徒掛牆壁也其三宜令陝城及各鎮巡撫都御史將鹽商所納折銀并一應勘動官錢于豐收之季與民間和糴寧比時價稍加使之樂從不可強抑也其四宜將官軍糧料若遇豐年量加價值給與折銀彼旣樂得糴買之餘價而官又得存積見在之糧儲較諸和糴尤爲簡便也然此四者非數月之間所能接濟傳聞陝西地方卽今銀一兩止糴米四五斗收成之後已至于此來年春夏益當踴貴不幸歲復荒歉又當何如爾時縱發官銀數萬兩非特所費倍多尤當無糧可糴萬一愚民迫饑寒而竊發于中醜虜乘間隙而侵擾于外地方攸係誠可寒心卽如拯焚救溺尙慮乎後期可再玩日愒時重貽夫後悔訪得成化年間曾因陝西饑荒摘撥江南漕運糧米數十萬石以賑之就用糧船由徐州溯黃河抵偃師縣之孫家渡乃從陸運至陝州之上河頭

計程止三百餘里又僱運船可以直達西安鳳翔等處當時所費雖多然比之太倉發銀本處糴米卻省數倍實惠及民其故事可考而行也然待來年漕運須至秋後方得到彼亦恐無及合無于該解南京倉糧見今陸續運到水次者免其上倉行漕運都御史查撥回衛糧船南京戶部差官監督對船交兌設若數少則將南京在倉糧米空運或將該部收貯折銀差官和糴今歲江南收成頗稔大約銀四錢可得米一石俱照依漕米正耗體例以爲水陸之費務足二十萬而止及查南京各倉見有六七年之積而今歲折銀又多不妨那用其嘉靖十三年十四年勿論陝西地方有無豐歉卻于漕運內每歲摘撥米二十萬石如前轉輸通計三年而止夫以糧運修之于目前而以鹽引等四項行之于相繼比及三年邊困可少蘇矣然臣又聞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乞勅各邊鎮巡撫兵官正己率下嚴禁所部官員凡軍士糧賞財物分毫不許科剋及時審探邊情毋聽將官虛報聲息輕易發軍冒支行糧草料更勅兵部今後遇有邊報毋輒議出京軍到邊徒增浪費無益實用凡

一切損害邊儲者悉行停革夫旣興其利如彼又去其害如此行之數年將見邊有餘儲人有固志然後擇遣才望大臣按行邊地可以耕墾之處修復亭障多募士民漸興屯田之利永爲根本之圖其遠效可冀于將來而其事機實在乎今日也孟軻氏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此言警切敢以爲喻

張居正曰薊鎮軍糧有關支于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爲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于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于數百里之外往還道路僱倩負載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止矣况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皆有倉廩皆官守支今各倉廩或頗圯壞而其制猶存其官猶在獨不可併廩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萬曆十一年戶科都給事中蕭彥曰臣觀邊儲之匱未有甚于榆鎮者孤懸絕塞四望不毛十萬之衆拱手而仰給縣官卽今災荒幾不可支

米珠薪桂從來久矣在朝廷歲增一歲支持爲難在該鎮日窘一日束手無策間嘗議復本色而千里餽糧既非內地所堪亦嘗復議河運而操舟險峻又非北人所習者謂宜備用客本多建倉廩西則于定邊饒陽等處收寧夏之餘糧東則于綏德葭州等處收興臨保德之餘糧彼有餘則加價而糴之此不足則加斗而散之要以備不時之乏而不恃爲正餉焉是或一道也果能行之則儲蓄有餘卽甚凶荒豈至懷懷若是哉綏葭等處臣不及知臣彥襄閱定邊則去歲四月也當其時該鎮銀一錢米七升有奇至定邊相去四日程其銀一錢卽得米二斗有奇由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該鎮撫臣及管糧分司皆主前議而分司官且料理有次第矣今豈年荒故中輟耶請仍行該鎮從長計畫廟堂責成而主持之百世之利也豈獨利榆鎮而已寧夏饒于田而怠于耕問之曰糧賤無所用之誠有所用之而人爭力田塞下實矣此邊儲所當議也

往行

王忠肅公正統間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皆庭謁公詰責何以失機命左右悉曳出斬之哀請再三始得釋由是軍中股栗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下令曰邊人不可以文法治也有罪聽入穀粟以贖重者亦如之在邊十數年設法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于戰

弘治十年上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尙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畜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納中貴人家卽欲

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但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乞歸

楊志學字遜夫號五華彭城衛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刑部尙書諡康惠癸亥爲戶部郎中奉勅督糧宣府平糴惠商不爲刻削遠嫌之政愛養士卒饋餉以時粟賤則給以銀粟貴則仍給粟士皆樂爲之用塞下諸砦能悉其要害雖倉猝調兵未嘗乏絕又爲搶上法以通鹽利其法中鹽者以芻糧先入倉庫爲準諸豪猾持有權要者書一無所售在宣府三年積羨餘十萬緡或勸公上之以爲功公曰節用起財計臣之職上之後有乏絕人將難請竟弗上

嘉靖元年宣大兩鎮連歲凶荒運糧久缺米價騰貴宣府鎮守太監于教場操練一軍鼓噪求糧幾至爲變巡撫都御史李鐸上其狀大同巡撫楊志學亦言本鎮軍民缺食公私匱竭強悍聚爲盜賊肆行劫擄北虜近邊住牧警報日聞乞亟爲議處下部議于二鎮量增月糧折色每石一兩按月支給候麥熟停止又請如前議動支沒官銀二千兩作速

運赴該鎮趁時糴買米豆與折銀內兼予放支仍發太倉銀六萬兩分  
委司官于該鎮召商糴買巡撫等設法乞運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其鎮  
守總兵占種地土盡行退出編入屯田召種辦納子粒通行陝西遼東  
各邊一體遵行從之